

蘇代說應侯許韓趙割地以和

與應侯有隙

稱病不攻趙

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入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免爲士伍

自殺

王翦

攻趙

滅趙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尙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

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

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

定燕薊

王賁敗荆
定魏

李信攻荆

謝病歸老
於頻陽

秦復起翦
攻荆

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蒙恬攻臧，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

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

請田宅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破荆殺項

定荆

王賁李信
定燕齊

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

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

秦二世使
王離攻趙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

項羽虜王
離

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殞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七四，列傳一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

*

*

*

*

騶忌

騶衍

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

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

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

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

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

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

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

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 * * * *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 * * * *

慎到
田駢
接子
環淵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 * * * *

騶奭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 * * * *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

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 * * * *

公孫龍劇子

李悝

尸子長盧吁子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墨翟

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七四，列傳一四)

六

冊三，頁一四〇

孟嘗君列傳

——史記七五，列傳一五——

田文

也。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

田嬰

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

忌以爲將。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

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

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

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田文幼慧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代父立於薛

好客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

欲應秦召
為蘇代諫
止

入秦

秦欲殺之

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

雞鳴狗盜
之客救之
得出關

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過趙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復相齊

欲攻秦蘇
代之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

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

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

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

被讒免相

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

蘇代勸使
齊無秦

呂禮嫉之

勸秦伐齊

相魏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

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

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

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

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

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

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

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

而呂禮亡。

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

齊復親之

謚孟嘗君

馮驩

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

『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

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謔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

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

『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

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

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

為孟嘗君
收債於薛

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

使孟嘗君
復重於齊

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勸孟嘗君
遇客如故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史記七六，列傳一六——

趙勝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躧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躧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癩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躧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躧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躧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躧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殺愛妾以重士

平原君虞卿列傳

（史記七六，列傳一六）

一

與楚合從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

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厚遇毛遂

解邯鄲圍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

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

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

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

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公孫龍止其請封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

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

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

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

卿。

平原君卒

公孫龍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 * * * *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簷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說趙王勿媾秦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

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
 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
 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

說趙勿割地予秦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

秦倦而歸，兵必罷；我目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

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

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

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

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

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

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

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

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

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

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

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趙封虞卿

說趙與魏為從

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

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

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

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去趙困於梁

平原君虞卿列傳

（史記七六，列傳一六）

九

著書

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

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戰』，應作『鄆』。

信陵君列傳

——史記七七，列傳一七——

無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

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禮侯嬴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

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救趙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

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

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

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

『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

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

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

『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讐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

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留趙

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

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

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

公子

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

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囊矢爲公子先引。

趙王再拜曰：『自古

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

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目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

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

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

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禮毛公薛公

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

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

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

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

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

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返魏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

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

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魏公子兵

法

秦以反間計疎之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

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

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

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

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病酒死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史記七八，列傳一八——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

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

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

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

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

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

說秦親楚

春申君列傳

（史記七八，列傳一八）

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

趨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

「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

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

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與太子完質秦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

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

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

與太子完
先後返楚

相楚

封春申君

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

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

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

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

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

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

黃歇。

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

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

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救趙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

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滅魯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

合從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

兵敗益疎

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

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隄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皆韓、魏而攻

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

●『皆』，應作『背』。

就封於吳
行相事

初納李園
妹後又進
之於王

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

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

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

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

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

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朱英勸殺李園不聽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果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爲李園所殺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斷』上脫『當』字。

春申君列傳

(史記七八，列傳一八)

一〇

册三，頁一七八

范睢蔡澤列傳

——史記七九，列傳一九——

范睢

從須賈使於齊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

被魏齊笞辱

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

更姓名曰張祿

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姓名曰張祿。

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

從王稽入秦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上書秦王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七九，列傳一九）

三

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秦王召見

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鬪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

「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慝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

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

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

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

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

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

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

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

使於韓。

說秦收韓

說秦王廢
太后逐穰
侯等貴人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相秦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

封為應侯

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欺須賈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

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辱須賈

報王稽鄭安平

伐韓

秦為睢索魏齊於趙

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

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

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

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

尙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

昭王以為將軍。

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

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

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為「大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

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魏齊自殺

秦攻韓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

縱反間賣趙

鄭安平降趙
唯不安

王稽誅唯
益不安

昭王激勵
唯懼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

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

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

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

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

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

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 * * * *

册三，頁一九一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七九，列傳一九)

一三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魍顏，蹙鬕，膝攣。吾聞聖人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

至趙韓魏

入秦

說應侯歸相印讓賢

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

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

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如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

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一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

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誅，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為秦客卿

相秦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

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

歸相印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

為秦使燕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戾，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史記八〇，列傳二〇——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去趙適魏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

爲燕亞卿

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

勸燕連結
趙楚魏共
伐齊

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

為上將軍

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

為昌國君

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田單縱反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

為望諸君

降趙

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

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

燕王讓之

報燕惠王書

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

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

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

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

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

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

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

意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

卒於趙

於趙。

樂間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

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

樂乘

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

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燕王遺樂
間書

樂間樂乘
留趙

樂瑕公
樂臣公

樂叔

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

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

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樂毅列傳

(史記八〇，列傳二〇)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八一，列傳二一——

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

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藺相如完璧歸趙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

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

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

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

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

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

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

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

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

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

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

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

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

爲上大夫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

趙王

從趙王與秦會澠池

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趙王遂行，相如從。

廉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趙王鼓瑟。

秦御史前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

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

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

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

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為上卿

讓廉頗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廉頗攻齊

廉頗復攻齊

廉頗攻魏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拔之。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藺相如攻齊
趙奢破秦

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

不畏權貴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救韓

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

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趙括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八一，列傳二二)

七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

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

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

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

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

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敗於長平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

斷其軍爲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

●『十』，應作『士』。

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廉頗破燕
封為信平
君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

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伐魏

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

奔魏

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

梁。

李牧攻燕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趙思召廉頗未果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廉頗為楚將無功

卒于壽春

李牧為趙備匈奴

召歸

復起李牧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 * * * *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死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大破匈奴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攻燕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

李牧破秦

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

封牧為武安君

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

趙殺李牧

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史記八二，列傳二二——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

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

燕行反間於

燕為齊將拒

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

僞立神師

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以計怒齊人

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

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

與士卒共甘苦

詐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

以火牛攻
燕軍

之。燕軍由此益懈。

盡復齊之
失地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繪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封安平君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悼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大史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魯仲連鄒陽列傳

——史記八三，列傳二三——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義不帝秦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

魯仲連鄒陽列傳

（史記八三，列傳二三）

一

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

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簾，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

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書曰：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奔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法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逃隱

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

獄中上書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

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故秦

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爲梁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

(史記八三，列傳二三)

一一

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八四，列傳二四——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
讒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作離騷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八四，列傳二四）

一

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儀欺楚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止懷王勿入秦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父江濱遇漁

作懷沙賦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窕，孔靜幽墨。』

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矧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窕，孔靜幽墨。』

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矧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

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

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

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

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噏恒悲兮，永歎

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

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

將以爲類兮。』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

宋玉 唐勒 景差

投汨羅死

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 * * * *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

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

為博士

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

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超遷至太中大夫
說文帝改制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

出爲長沙王太傅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

爲賦弔屈原

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關茸尊顯

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

爲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駢蹇驥；驥垂

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

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

龍兮，泐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螿與蛭蠃？所貴聖人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

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鱣鱓兮，固將制於螻蟻！

作服鳥賦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鴟」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

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遺物

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

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

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

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劓兮，何足以疑！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

也！』

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拜爲梁懷王太傅

徵見

憂傷而死

賈嘉

時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呂不韋列傳

——史記八五，列傳二五——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君國有子二十

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

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

結子楚

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

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

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

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

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

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

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楚策使子
以爲秦嗣

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大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

獻美姬於
子楚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

為秦丞相
封文信侯
為秦相國
號仲父

子楚立為
秦王

養客

作呂氏春秋

進嫪毐於太后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

家邑。』

以嫪毐故
得罪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

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

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

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自殺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噎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列傳

——史記八六，列傳二六——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

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

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

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

地，盡復予魯。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

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

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

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 * * * *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

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

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

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羸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夫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

●「夫」，應作「之」。

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

『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

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

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 * * * *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

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

『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

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謂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

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復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

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